鶴岡散筆 四

鶴岡散筆卷之四

揚雄少好作賦晩而自悔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蔡邕上書論獻詩賦得官者至以俳優小人比之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詩三百篇大氐多賢人君子之作聖人所以設教而造士也若是其鄙薄之可乎若相如之子虛上林子雲之長揚羽獵眞雕蟲篆刻也況降而至於後漢之季藉之以貢諛干進者又安得不目以俳優乎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魏晉以後詩固日趨於綺靡矣自嚴羽胡應麟王士禛之說盛行于世而談詩則不曰神韻則曰格調不問字句則問對偶一有及

於美刺諷諭之實者則舉以爲迂腐俚俗而不肯比數也夫三子者之說詩亦不可謂不善矣然吾夫子所謂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則不在是也嗟乎使詩而止于斯也則亦何補于世教哉詩而無補于世教也則亦安得辭俳優小技之目哉

白樂天言三百篇中不捨風雪花草之物北風其凉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常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余謂樂天言詩固善矣然詩之起興亦有卽目寓境而無所托喩者箋疏家皆一一傅會穿鑿可厭朱

夫子作集傳順文爲解不加一辭且以楚辭之沅有芷兮澧有蘭越人歌之山有木兮木有枝爲證謂其託物興辭初不取義夫歌詩之妙莫尚乎興境與神會不期而得若有意存而言不容喻非惟它人之不容言喻雖作者亦不能自言也若字字而求其義言言而實其事如俗所謂迷藏隱語者則風人之義埽地矣此紫陽詩傳所以卓然爲諸家之冠也

風雅異體賦興殊旨宮羽鍾呂各有其調執一體而欲盡廢其餘雖謂之不知文可也溫柔敦厚而不迫委婉含蓄而不露固詩之所貴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亦可謂不迫乎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亦可謂不露乎如二詩者亦聖人之所取也後世之論詩者以唐人爲主宗神韻而絀議論尚空趣而鄙直致三百篇尚矣唐人之詩莫尚於杜詠妓則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詠分帛則曰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觀獵則曰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觀打魚則曰吾徒何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若是者可謂之神韻乎抑可不謂之直致乎如此詩者幸而出於杜耳若出於宋以後者嚴儀卿胡元瑞之徒尚肯正目而視乎

聖人曰不學詩無以言三百篇之美刺正變不一其條而其言之有體則一也至於碩人之詩余獨不能無滋惑者婦人之以容色見稱於人非其幸也稱婦人而及其容色非立言之體也況於國君之正妃而歷擧其眉目肌膚乎關雎之歌淑女不過曰窈窕而已窈窕者語其德也二南之稱道婦人者多矣未有及其容色者雖變雅之車舝韓奕亦未嘗及此也碩人之詩侈言族婣媵御車服之盛以及乎物產於容色尤縷縷焉而不一擧其德正風二雅豈有是哉綠衣燕燕可以見莊姜之賢若碩人之詩必非莊姜之所樂聞也

近世中國書籍胡虜夷狄字輒以圈子代之謂時諱也然官本諸書皆不然徐準平尚書言北人初未嘗諱此此乃中國人爲之陰以詬北人耳余細察之良是葢北人不但不諱胡虜字而已於古人尊華攘夷之語亦未嘗以爲諱也詩義折中乾隆時御纂也其釋鄭風有曰晉楚匹也然晉奉正朔是爲王臣楚僭王號自狄之矣是故從晉則王之所賞也從楚則王之所誅也其釋小雅有曰外夷之爲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强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强兩者合則爲害滋大又曰戎狄内侵狼奔豕突難與力爭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

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既走而追之不悪而致其反噬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其它諸書如此類者甚多固未嘗以攘夷爲諱也

許魯齋之仕元古人多不深詆蓋魯齋生長北方未嘗爲宋民也然當魯齋之時元猶未一中國也中國爲一既數百年天下之士亦安可盡責以西山之逸民哉若當順治之初隆武永曆之號猶未盡熸而彈帽負笈揚揚於殊服之庭者吾不知其何以爲心也乾隆中纂國史命以勝國遺臣仕於新朝者別爲一門名曰貳臣傳嗟乎斧鉞凛然亦可以厲百世之爲人臣者矣當康熙

中詔公卿舉博學宏詞之士一百八十餘人唯魏禧叔子稱疾不至若顧炎武寧人則矢死自潔薦舉亦不敢及也嗟乎如二子洵所謂卓爾不羣者歟

意暢而理明辭順而人易曉古之爲文者如是而已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華藻之勝始於左氏一變而至鄒陽則偶儷兆矣再變而至王褒則文靡而道隱矣三變而至揚雄則字句奇而人不能曉矣騷賦之變極於相如古詩之變昉於靈運陵夷至于近世而嘔哇侏儒百怪幷出載道之文不可求其彷彿矣古之爲文也欲人之知之今之爲文也欲人之不能曉是果何爲也哉然則三

聖之易尚書之盤誥亦易曉歟曰盤誥之難曉古今方語之不同也不然則當世之閭里小民豈能曉哉若易之難知在乎其理其文則未始不欲人之易知也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又曰六爻之義易以貢貢之爲言呈露以示人也

或曰艱棘而難曉者子之所病也子又何病于靈運之詩耶曰康樂五古獨步古今山水游賞之作尤莫有能出其範圍者固詩家之所不容廢也然詩之爲文本乎情性發乎天機其意眞摯其辭條達其氣流動其用則以感人爲主其功歸於興勸懲刱其效至於移風易俗

自三百篇已下至于漢晉之風謡雖高下異調雅俚殊趣至其真摯條達流動而感人者亦未始不同也粉澤盛而性靈隱組織工而天真丧其弊則自靈運偏茲吾所以不能無言也夫漢晉唐宋之詩不一軏也然方其盛也皆歸於條達流動而近情漢晉之詩始變于康樂唐之變始于長吉宋之變始于魯直其極也至於率天下而靡然趨之三子者之詩則誠工矣奇矣然不工不奇亦不能使天下靡然趨之也是故余論三子之詩曰非吾所謂詩也余非不知三子之工於詩也

爲文者不可不識體至於大倫所繫尤不容一言忽也

近世紀曉嵐作進四庫全書表閎博典麗前無古人然
有曰楊維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閎其完
忠而吠堯爲可恕劉公之大節天下百世之所敬也以
敵讎異俗而尚躋之聖廟之享乃可以比之桀犬乎况
楊之所頌者洪武也劉之所爲殉者崇禎也而乃肆其
悖口若此彼亦中華之遺裔也是又可忍乎然彼猶世
仕于淸者也錢謙益明室之大臣也作王永吉墓碑叙
其降淸之辭曰伊生五就是其意以爲孰桀而孰湯耶
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康熙乾隆中褒顯勝國忠臣靡不用極雖指斥詬詈者

亦未嘗以爲嫵唯錢謙益呂留良二人獨深惡之至錮其子孫毀其文集蓋以爲旣已臣服而陰肆詆斥也然呂晩村年少時嘗一赴甲申後試闈後卽隱居不出非如謙益之身居上卿率衆迎降又嘗受淸朝之階啣也余少嘗觀錢謙益列朝詩集甚喜其議論之精當晩更繹之唯其論鍾譚者爲深中膏肓餘則多偏私好惡之語不可盡信近世論文者恒幷稱弇州牧齋爲名家不然則同類而幷訾之不知二人之於文實不啻氷炭之相反也夫元美之詩實無媿唐宋大家未易議也其文雖不免鉤棘摹擬然包羅閎富其所長亦不可沒其蒐

採文獻可備史乘者甚多議論去取亦頗近公平非如
謙益之純任偏私也謙益之文悅人非王氏比也然悅
人愈深而其害人愈酷余嘗謂王氏之文如僞王贋鼎
有古貌而無古氣錢氏之文如優伶打諢雅道全喪至
失身以後愈益自放於名教之外不復問古人軌度矣
列朝詩集論劉伯溫詩謂公在元季雖窮愁落拓而其
詩豪宕俊逸有揮斥八極之氣及遭遇眞人功成志得
顧嘆老嗟卑慼慼有不自得者往日之氣消沮無餘蓋
陰以自況也伯溫固嘗仕元矣然其去就本末豈謙益
所可擬哉其亦可謂不自量矣

後學立論愼不可掎摭前人隱惡而揚善君子之所貴也於并世之人猶若此况古人乎且古人學識多非今人所可及雖偶有所失亦安可以一時謏淺之見而遽欲陵跨其上乎非邪正淑慝之所存也非綱常風敎之所係也則愼不可掎摭古人之失也然古人之前又有古人以古人而詆古人有不得其當者則辨而正之亦所以愛惜古人也

古人著述偶有疎漏於徵引者爲之訂正固無不可若從而譏詆之則亦淺矣古之偉人多不留意於細微孟子擧孟獻子之友五人其三則曰予忘之矣又可以此

而歎孟子乎後世文士博贍者無如東坡其引事失誤者頗多至以充虞爲公孫丑近世𦘕博識者無如紀曉嵐且專以攷證爲事掊摭前人之誤一字殆不放過及其四庫書總目則以梁何胤爲晉何曾以江贄通鑑節要爲李東陽纂要謂名臣錄有呂惠卿而無劉安世此皆新學蒙士所習知者而其踈謬若此一人之精力有限而古今之書籍無窮其勢固不得不然也

長湍府民有崔聖祿者今爲江西面任年五十三歲而其子年四十一其孫年二十九三世并行不知者或疑爲三昆弟也聖祿與其子皆以十三歲生子而其孫亦

以二十生男今爲十歲云古有以十二歲生子者而至於三世皆早育若是者則亦刱聞也

潮汐之理古人論之者詳矣而莫有及於東海無潮之故者盖中國之人以渤海爲東海未嘗眞見東海也知限於耳目之所逮而欲測天地之理宜其說之棼然而愈不合也余嘗居西江上西江者漢水下流也距海口百許里潮雖不到而下流有潮上流之水終不能下輒爲之增漲每以是占海口之潮率差後數刻三年之中不失一日及居臨湍距海口尤近而湍水之流每增於巳時無弦望皆然余心疑之而終不得其說一日天陰

至巳時江水不增盖余所居距江稍遠不能見水而江直于巳地日加巳則水波盪漾若爲之增非以潮上而然也夫以目前之近朝夕所見而其眩人若此况欲臆測於耳目之所不逮乎

三兔三龍始三蛇一馬遵羊三猿有二月黑又如斯李相國奎報記潮汛作也時李謫守桂陽桂陽今富平也其地與祖江通故其所作祖江賦曰業已離於上都兮欣桂陽之伊邇于以泊舟于彼碕涘誰其来迎貿貿殘吏其記潮汛亦據祖江而言兔龍蛇馬羊猿標卯辰巳午未申時也月朔之潮自卯時始滿三日而後在辰至

十五日而在申末十六則復自卯時至晦而復在申故
曰月黑又如斯蓋一日之中潮再至早潮在卯則晚潮
在酉十六之潮自申而酉其應復在於卯此所謂潮汐
也今祖江之潮正應此候自相國後六百餘年未嘗一
日忒世稱朝夕之水爲潮信信乎其爲信也

按圖誌而求古跡宜可信也目擊而身踐之其不合者
十常有四五蓋書不可盡信如此然按之者苦不能精
求之者苦不能博亦非直著書者之過也余將遊華藏
寺問道遠近或言四十里而奇或言三十里而縮又或
言五十里者及攷諸文獻備考則曰華藏山在長湍府

北四十里遂以四十里爲信北至其地恰爲五十里然道里遠近自古難齊十里之差猶未足以爲疑也旣而見寺額曰寶鳳山華藏寺望寺後有兩石峯矗立千仞有僧指之曰此寶鳳山也歸檢輿地勝覽則華藏寺在寶鳳山山在府西二十里又曰華藏山在臨江縣縣今廢在府北三十里於是知寺之與山其名雖同其地實異也然其曰在府西二十里者尤牴牾可疑及細攷上下文則言臨津渡在府南三十七里東坡驛在府南三十里府距京一百四十七里至坡州界四十五里至開城府界三十七里至黃海道界十三里皆與今見行道

里差數十里許問諸邑人參諸新誌而後知府之始在北境而間遷于今治始知勝覽所載皆據舊府言也然文獻備考纂于移治之後猶沿勝覽之文言臨津江在府東三十里寶鳳山在北三十里則亦稍踈矣嗟乎此一寺耳不躬造其地則無以質其道里之遠近不徵諸文則無以知其山之爲寶鳳不博稽其異同則無以知勝覽之據舊邑其將終身貿貿而不得其真而況於理義之精微造化之幽賾乎而況乎人事情僞之萬變而不可測者乎目前之近文獻具在而其易眩猶若此而況於數千百載之前殘簡佚編疑信相半之文而可執

以爲攷證之左契乎舊府治在今治北三十里桃源驛地今猶名古高莬云高莬者方言邑也

余嘗游花潭謁徐文康公祠賦五言近體一篇其起句曰何處無春色花潭不可忘後三十年見西坰柳太學士所作其起句無一字相殊文固有不期而暗合者如此李嘉祐水田夏木之句亦未可病其剽襲也然花潭之詩乃人人意中語不假繩削而成者其闇合宜也余在湖南嘗得一句曰春物集遐想自惟其精煉高妙非平日所能及旣久乃覺其爲少陵詩但改春作時耳此固余嘗成誦者雖久忘之而尚着在胸中不覺其遇境

而自瀉耳
人所鮮嗜而已獨好之者謂之癖癖者病也余少癖於
輿地之學自我東至中國郡邑山川皆攷其道里遠近
記之頗纖悉自謂能不出戶而盡天下矣及身親跋涉則
一舍之地非僕夫無以自行名山勝景飽於耳而失諸
面者比比也口耳之學其無用如是哉世之以空言求
道而以攷證爲學者視余亦可以知戒矣余之所癖非一
唯此差自謂有用而其不見効如此其他又可問哉嗟
乎凡余之弊精神磨歲月以矻矻於平生者自今視之
皆無一可用也而猶不免時爲習氣所使是亦可謂大

惑矣然今余老矣平生耆好十不留一從今已往其或可少瘳是病耶

明季儒者鮮不濡跡于北方雖如湯斌陸隴其之碩學亦不免也唯顧亭林魏叔子二人皭然不汙殆不媿爲歲寒之松栢後世有續紫陽之綱目者必照晉徵士陶潛之例系之於大明也無疑潘耒序亭林所著日知錄引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四人爲比而通稱之曰宋元名儒豈將以王馬爲元人歟王固爲宋代名卿馬亦未嘗仕元二子之不可爲元人猶亭林之不可爲清人也序亭林之書而立言如此亦未可謂知亭林之

志矣
正廟朝命修春秋左氏傳其首卷列諸儒名氏特書曰明顧炎武亭林之志於是乎始大白于萬世矣其後有北使至命以是書爲贈有司者就卷中摘去其列諸儒名氏者二板蓋諱之也然表忠勸義不間異代淸人撰四庫書目謝翺鄭思肖之書固未嘗不系於宋以是爲諱亦過慮也
亭林作日知錄旣著于編見古人有先爲是說者則輒削之蓋不欲疊牀也然勦古人之說而掩以爲己有固不韙矣不約而沕相須以明亦何傷之有哉余作尙書補傳論微子歸周不在武王之時自以爲獨得之見後

得金仁山通鑑前編與余言大略相符近草散筆論邶
鄘衛風及胡注通鑑字文孝伯事俱在於日知錄而余
所爲說亦或有發明於二公之外者以故皆仍其舊不
復刪棄識于是以見余不敢掩古人之有也然二公之
書皆垂之久遠而余書則祗將覆瓿而已固不必爲是
慮也

正史所載往往有年代錯繆者此固不可無辨至於戰
國諸子掇拾傳聞甚則鑿空逞臆十鮮一實以劉子政
之博雅作新序說苑以孫叔敖令尹子西昭奚恤爲同
時楚莊王時諫者引伍子胥爲言如此者殆不勝辨亦

不必勞辨也日知錄歷舉韓墨呂覽諸書時世牴牾者至于莊列寓言亦皆條辨則殆不免辭費矣其中一條言士會不與晉文公咎犯同時則又失之踈文公城濮之戰咎犯佐上軍而其還也以士會攝車右左氏之文甚明豈亭林未之攷歟自古考證之精且博未有與亭林京者而猶尚有此誤又况於它人乎

近代博學之士推顧亭林爲稱首蓋非其博之可貴而其醇而不雜之可貴也非但其醇而不雜之可貴而其志節之卓肰尤不可及也亭林集中詩文無一篇不發於采薇麥秀之感者所著日知錄雖主攷證而忠憤悲咤

之氣在在溦露勃鬱而不可掩如論文山指南錄中北字皆當爲虜字胡三省通鑑注中闕文一行當定爲蒙古滅金而繼之曰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此盖以自況也

日知錄言古来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與夫名污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此盖爲錢謙益孫承澤輩發也彼固不足道也然其心猶有可哀若毛奇齡之徒甘心失身而大言

無恥又巧辭傅會顛倒義理欲滅絶百世之名教者其罪真不容誅矣

名教者國家之本務節義者立身之大綱也立論而本諸名教雖有不合者亦寡矣觀人而先其節義雖有不中者亦寡矣亭林以節義自律其身而其論常以名教爲重故其所論學術政事皆深中肯要可爲後世楷範世但以攷證之博稱之其知亭林也亦淺矣日知錄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名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白居易有云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

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愼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弊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休容容之福茍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爾雅曰夸毗者體柔也余謂

詩經夸毗之義未必專屬於柔者而亭林之論則實砭俗之至言也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今所謂付標是也宋代奏疏篇中未盡之語別書一紙貼之疏尾又或以疏中所陳之語敷演注釋而貼於本句之下以其書諸黃紙故曰貼黃日知錄以爲起於崇禎初年亭林非不讀唐宋史者蓋崇禎之貼黃撮其疏中大要以便省覽如今世所謂大槩者與宋制不同故謂之始起歟崇禎之貼黃有至百字者今之大槩約或止一句多無過三十字者然見百餘年前邸報亦有縷述疏意至逾百餘

字者今則無是久矣盖今之大槩只須諸朝紙而不以
徹於乙覽固不必求詳也
皇明高皇帝嘗慮諸子驕惰不習勤勞命内侍製麻屨
行縢每出城則三分其路而二騎一步夫以萬乘之貴
而教子猶若此今世綺紈之家其子弟徒行於咫尺之
地者尠矣心志日偷筋骸日弛亦無恠其長傲滋脆而
不能辦一事也李翼憲文源以冡宰在朝諸子皆在加
平其三子嘗偕来覲公聞其騎馬怒曰爾輩年少不欲
步百餘里地憚勞如此何事可爲卽令皆徒步而去又
翌日皆復徒步而来其子一人乃故相國性老也

者證之家惡言心學余已嘗論之矣以顧寧人之賢而猶不免此則博而不能約之過也然先聖賢之訓有曰正心養心存其心求其放心者矣而未嘗曰觀心求心也亦未嘗曰卽心是道也其所以正之養之存之與知其放而求之者必資夫格致講習之功而非但守此昭昭烱烱於方寸之間冀其直造於聖域也自夫金谿姚江之說盛行于天下而隨波拾瀋之徒以讀書爲禁以格物爲誤於是乎釋老之似得淆於孔孟之眞而正論遂榛蕪矣爲吾道慮者懲羹吹虀容或有矯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亦可亮也但因此而並疑於程夫子傳授

心法之說則亦不免同歸於枉耳
格致講習固學之大務也然未有其心之不在而可以
格致講習者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也者存其心之
謂也存心求放皆所以爲學也謂之心學何不可之有
日知錄引唐伯元之言以爲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
道然則傅說之前未有言學者亦可曰學之一字堯舜
禹湯所不道耶且理學之名亦六經語孟之所未有也
其爲說亦太局矣如顧寧人者以博聞強記爲學者也
博聞強記亦未有不資乎治心者也朱子言陳烈先生

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忽悟曰吾心放未收如何能讀書遂閉户獨坐百餘日而後出自是讀書一覽無遺使寧人而不强於記性者亦必不肯營心學矣不以人廢言聖人之訓也是以孟子之告滕文公也引陽虎之語而不以爲嫌李斯之篆範于書家李陵之詩標于藝苑毛詩左傳周官之六典皆傳于劉歆而窮經之儒不以爲病南宋經界之法行于秦檜而朱子欲擧以用之皆率是義也然一言之有可採採之焉可也一事之有可擇擇之焉可也誦其書奉其訓想望而慕傚之非所以養吾志而端吾趨也科擧之以詩賦隋煬之法

也詩之有律沈約之學也今世課蒙必先以五言小詩
馬上寒食綠樹秦京皆宋之問之作也悖亂無道如隋
煬爲臣不忠如沈約宋之問百世之所唾棄而誅絶也
柰之何率天下之讀書攻文者而舉趍其塗轍乎
自詩之有律而言志之功隱矣幸而有古詩猶可以不
拘於後世之聲律自近世王士禛趙執信之說出而古
詩又將拘平仄古人之高風遠韻日益以不可問矣顧
寧人言詩主性情不主奇巧又曰詩以義爲主苟其義
之至當而不可以他易則雖無韻不害也一韻無字則
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以韻從我者古人

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寧人之精於韻學近
古所未有也而其言若此視王士禛輩拘拘於五言七
言轉韻之法者亦可謂卓爾不羣矣然寧人所謂無韻
不害者在古人則固多有之自唐以後恐不然卽其所
引杜甫石壕吏人與看字自可通押李白天馬歌丘陵
遠崔嵬恐當移遠字於崔嵬之下以叶上句之倒行逆
施畏日晩也

余於詩才性甚鈍少而習之終不能工也二十餘與金
平仲論文章以書相往復忽若有所得遂信筆成一篇
曰謝公青山屐步兵黃壚觶疲精要勝觀傾身營一醉

本以物怡神翻爲物所累旣爲物所累寧識物外味達人洞斯理淡然無好嗜當前聊自適過境不復記萬有皆同趣詩道亦何異腐毫局聲病搜腸決幽閟嗚吻求其工毁譽生欣悴陶情反弊情在道豈云智纚纚陶彭澤醒醉寄游戲黃花發天然桃李失苐次方知大手筆不在詞與字而我昧真機役役靡所至神明假其道一朝罷大寐寧同渫山木大樸不成器蓄彼朝槿華忽與春風墜江河自萬古文章亦有類漠漠懷故人適與山月値書之寄江湖不必君獨祕盖余不能作奇巧語聊爲是以藏拙耳然其論則實中後世詩人之膏肓不可以

余言廢也

日知錄言春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其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畧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亭林此語蓋發於順治康熙之際其微意亦可知也然使春秋而書遼金之事其筆法固不同於中國矣使遼金一天下朝率土而歷數百年又將何以書之哉嗚呼亦難言之矣

余在燕都與浙人韓韻海相識旣歸猶時因使車通音問去年得崔文昌桂苑筆畊以遺韓韓亦以二卷書酬之其一閩人黎士弘所著仁恕堂筆記也其書雖近瑣記聞多有前言往行可禆史氏闕者如周長屛郭之奇二公卼卓卓不可沒者也長屛字之藩明季人也隆武帝以唐王建大號長屛爲総兵進伯爵北師追帝于汀州長屛急趨行在遇勁騎數十方追帝急長屛欲緩之卽大呼曰我唐王也衆以爲信肰叢矢射之遂死時方溽暑羣屍皆腐爛出虫而長屛死五日肌膚獨瑩肰如玉士弘汀人也其所聞宜不爽矣余作續史畧翼箋錄

明季忠節士頗詳而獨未及斯人當爲之追補也
郭之奇字菽子潮陽人也崇禎時官翰林忤溫體仁出爲禮部郎中又出督福建學政掌試三歲諸生無一人倖進者鄭芝龍方擁兵張甚爲其子丐補廩生終不肯許也永曆之季自滇甫入于交趾爲北兵所獲至廣西廣西府縣官多其門下士迭来勸少屈以求免之奇不爲動唯日飲酒賦詩而已及就義之日面不改色從容如平時時康熙元年也士弘得於其親見者記之如此
仁恕堂筆記又有一段言李自成犯榆林原任總兵官侯世祿與其舅李昌齡約同死及爲賊縛刀劍如林李

公索飯水侯公顧曰豈畏死㗒乾耶李公曰偶渴耳豈
畏死哉遂慷慨爭先就死翼箋載侯總兵姓名而未及
其詳又不及李公事姑書于此以俟追補
張獻忠陷蜀廵撫陳士竒旣受代去官且十日矣聞成都
破大哭曰十日而城破新撫何罪留重慶不去重慶者
蜀東南境也未幾爲賊所執賊詈之曰陳竊嵬爾在任
吾不破城知爾爲清官欲生爾也奈爾又自來尋死何
士竒罵不絶口而死夫將兵者死綏守土者死封疆固
其分也然背君命委職守冒耻以苟活者相續於世若
士竒者旣去其官矣而猶不忘死其職尨豈不卓卓乎

難及哉士竒字平人漳州人也事亦載仁恕堂筆記比正史詳且曰公才如鮑明遠清如吴隱之忠如段秀實云

捐軀殉國之士百世之所共尚也然或以地僻人微而歸於湮滅者亦多矣吾東方㝡重節義我正廟尤拳拳以發潛闡幽爲務雖事在遼久跡有疑信苟一節可紀者靡不顯録旌貤俎豆相望于遠近風聲所樹民彛增昭往歲西陲之警發於窮邉下邑而倡義立慬者殆不勝指數 大聖人㓛化之深且遠若是哉其死尤烈者如鄭忠烈著 贈統制諸景彧許沆 贈

叅判白慶翰韓浩運林之煥　贈兵使金大宅旣皆榮之以崇爵亦咸有妥靈之地列于祀典擧一國無不誦其名矣而倉卒之際亦或有佚漏未及顯聞者余嘗過龍灣得羅正祿文基浩事皆卓絶忼慨不媿古烈士余旣爲文以志之矣其以京營軍出征者又有李長甲長甲者訓局砲士也從攻定州城城上賊徒方羅立矢丸如雨官軍不敢進賊益大譟向朝廷出不遜語長甲不勝憤直前冒矢丸竟死城下時一軍皆感憤有泣下者事聞于朝賜卹典有加余時方以有司待罪備局議欲視李士龍例　贈邑守而諸議多難之者遂不果今去

之二十餘歲已罕有記其名者矣它爲余所未及聞知者又將幾何人哉

定州之役官軍合圍在城下有從賊中潛出者爲官軍所得諸將士欲知賊中虛實以好言諭問之固不肎對諸將士曰汝　王民也不幸陷賊中今以賊情輸　王師當轉罪爲功迷而不返豈將爲賊死耶曰吾旣不幸與彼同事今又洩其情于官軍反覆不信吾不忍也吾旣從逆死固吾分耳諸將士愈欲得其情誘且脅萬方乃勃然怒曰困吾若此以吾有舌耶卽齧其舌斷之吐于地上諸將士皆大憤挺刃交下而斃之嗟乎使移此

心以爲國家用豈不能爲烈丈夫哉李萬慶劉國能皆李自成黨也賊中號曰射塌天闖塌天後歸朝廷爲將帥距賊賊生得之喜曰汝本吾黨中人也二人皆駡曰吾不幸黨汝今已去逆從順豈復爲汝輩用耶遂死之修史者爲之立傳與諸忠臣同編語曰之死非難得其所之爲難豈不信哉

宋孝廉幼清松江人也當崇禎後戒子孫曰有出而仕異代者不得履吾墓其後有至顯位者不敢修省謁斯亦遺民之傑然者也湯潛庵李榕村有媿色矣

甲申乙酉之後薙髮之令徧于天下有不從者以刑戮

隨其後而竆街華門之下忼慨而自戕者無筭不但讀書士大夫而已也江南人瞿德毅兩目俱失明薙髮令至其妻曰君廢疾人也當無責德毅大聲曰吾廢於目不廢於心遂自殞使天下皆如斯人者中原之民其將無遺類矣此固勢之所必不能也雖然使天下果皆如斯人者國家必不至危亾二帝三王之天下又豈至胥而爲左衽乎

程子論中庸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顧炎武嫌其借用釋氏之言真西山以舜禹授受十六字爲傳心之要黃東發曰心之不待傳也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者禪學耳

余謂禪學之弊在不立文字若所謂傳心者何不可借用之有朱子曰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黃氏又謂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余謂此理之在心者固人人所同也然唯聖人能全具此體凡人則氣拘物蔽而不能全者多矣又安可不學聖人之道而求傳聖人之心哉朱子曰人所以為學者為吾之心不如聖人之心故也夫惟不偏不流傳之百世而無弊者其朱夫子之說乎

漢學之務攷證者宋學之專訓詁者皆惡言心學欲擯其博而雜也爲宋學而流於陸王者又惡言窮經博古欲蓋其約而陋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欲博不欲雜學欲約不欲陋至言也然其心不存而能爲學者未之有也故程子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朱子又曰常存此心以觀此理本末輕重之際亦可知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朱夫子疑之謂韓之距燕千里而遠勞民傷財非王政之所宜也或謂箕子之後分爲三韓韓侯之封蓋亦在朝鮮朝鮮之距中國唯燕最近此

所以用燕師也然箕子之封今不可攷其詳矣而極其所至要不過今之遼瀋遼東之於燕都尚隔千有餘里又安在其不勞民也日知錄引王肅說及王符潛夫論鄭道元水經註謂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是則稍可謂有據矣

顧寧人謂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夷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夫所賤乎夷狄者爲其無君臣父子之倫也若蔑君臣之分則華夏亦夷狄耳又安用華夷之

防爲哉雖然寧人之意則亦可亮也已矣此固寧人所
以潔身於橫流之中而皎然爲昏衢之一星也
枉尺而直尋者君子之所不與也况君臣之分天下之
大經也謂其在一身而已者亦繆矣然則夫子又何以
恕管仲也子糾果不當爲君歟曰年禩濶遠載籍散佚
子糾之事固有未可質者矣然春秋之書定天下之邪
正決天下之嫌疑者也列國之卿奔魯者必書于經而
子糾之來奔則不書子糾之位猶卑也書曰公伐齊納
糾納者内不受也齊人之不與子糾可知也齊人不受
而魯又不克納子糾者特一亡公子耳在其國則位不

及卿在它國而爲一亾公子又安能君其下哉徵之於春秋之所書則管仲於子糾固未有君臣之分也假使爲臣亦不過若卿大夫之家臣而已卿大夫之家臣於其仕也爲其君斬衰三年然去而他適不復爲舊君服同升于公不復行君臣之禮其與天子諸侯之臣終身委質服勤而至死者亦異矣然則豫讓之死智氏君子何以稱焉曰當其爲臣也則唯其所在而致死焉亦義也使子路冉有終身爲季氏致死可乎曰管仲之於子糾非當其爲臣乎曰管仲之於子糾非謂其不可死也謂其君臣之分未及大定尚可以權其輕重於生死之間

也
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後儒多疑之然程子之言則固爲倫常名教發也毛奇齡謂聖人論人以功利之及人爲重而不以一身之節義爲貴其不爲綱常名教計也亦甚矣顧寧人之論驟而見之亦似與毛氏無異也察其心而觀其行乃真爲名教計也其視作辯亾之論於闖廣未熸之前甘心殊服之庭而自詫爲知天命者又豈啻氷炭薰猶之不同哉
唐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其子憲爲河南尉思立卒之明日有選人詣銓部求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溪鄙之以

爲名教所不容乃注其名籍以無行而絀之比其人出門衆口嗤點至失步踉蹌而去論者謂索一丁憂之闕似無足湲罪也然由是心推之則必有未及死而冀幸其速死者矣又必有設爲機穽以謀奪其處者矣宜其不容於清議也李唐中葉亦衰世也而其留意名教猶若此近世居羙仕者其親若其身微有疾病奔走覘伺於其代者已不可勝紀人亦以爲常情不恠矣

余讀書苦不能精雖恒所習誦者或不能辨其字一日在禁直有卒然問五子之歌甘酒嗜音之音爲何字者余熟思之始悟其爲音也其後在稠會中適有言及是

篇者衆皆以甘酒嗜飲爲對余以宿講故獨否盖微倖也左傳云老將知而耄及之謂人老更事將有知慮而昏耄又及之也平日與人語多擧是句每誤認知字爲至徃歲重讀左傳乃覺其誤盖老之過者爲耄若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則爲不成語矣聖人之經固當字字理會不可一毫鹵莽雖諸史百家之語苟欲引而用之亦不容不深求其指歸切不宜草率囫圇如是也

古人引經或有斷章取義者然亦必與本文大指不甚相悖若至相反則恐亦非引古垂訓之意也烈文之詩曰不顯維德盖若曰豈不顯乎哉其德也中庸引之以

證闇然日章之意疑若與詩之本指相反然者故折中
釋詩亦如中庸所引之意蓋爲是也然周頌言不顯者
三又皆在清廟之什而折中所釋其義各異清廟之不
顯不承則曰豈不顯乎執競之不顯成康則曰不與丕通
至於烈文獨用中庸之義恐亦不免於自相違反也或
又以詩中言不顯者皆當從中庸釋以深微之意然文
王之詩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此又將何以爲解耶
日知錄論溫公通鑑不載屈原杜甫曰此書本以資治
何暇錄及文人以此而論杜甫猶之可也若屈原者豈
可以文人目之哉溫公此書專以資人君之鑑戒人君

之所鑑戒孰有大於忠佞進退之際者哉此書於舉措得失之際有一謀猷之善必錄而存之讒諂醜正之徒有一言之邪亦必謹而志之所以昭百世之勸誡也張儀之逋誅武関之誘會屈原皆有所諫而略之不書并與上官靳尚讒慝之情而一切無槪見焉烏在其爲勸誡也又烏在其著治亂之原也且通鑑之不錄文人爲其浮華之無益於世也若其言之有資於治道者亦未嘗不取焉如柳宗元之梓人種樹者傳是也屈子之視柳宗元其賢否高下又何如也董生有言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朱夫子於

離騷九章亦云嗚呼是又可以文人無實之言壹槪而
同斥之哉通鑑之不載屈原固溫公之一失也無容曲
爲之諱而明季文士率尚浮華亭林之言盖亦有激而
不得其平耳
屈氏之騷曰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而死
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九章曰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
將愁苦而終窮又曰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
完千載之下亦可以想見其心矣通鑑於人雖小善必
錄其有特立而敢言者尤亟表章之如恐不及雖曹丕
劉聰之臣亦不遺也而獨闕於屈子未可曉也

道家之説曰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墨子曰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未聞爲其所欲而能免其所惡者也夫能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者必其嘗刻意劬行屛嗜慾而勞筋骨者也魏伯陽參同契言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朱夫子屢嘗引之以告學者盖爲致知窮理之工者未有不一經悶懣窒塞煩不可堪之境界而後可以造豁然貫通之地者也夫以生知之聖猶自謂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以思奈何以中下之資欲安坐從容不用力而得之哉

嗜慾淺者天機淺莊子語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皆釋

氏家語也而伊洛之書皆用其語至於朱子書尤多有之苟其言之有可取也固不必問其所自來也顧寧人以真字不見於經指爲老莊之所用而謂儒者不可循襲至幷濂溪圖說所謂無極之真而摘以爲訾其亦太局矣真者無僞無妄之謂也無僞者德之誠也無妄者理之實也理之實而德之誠豈老莊之所能專而吾儒之所不可與哉古今用字固有不同仁者衆善之長也誠者萬理之源也而虞夏之書未嘗有誠仁二字也擴充涵養爲學之大端也而孟氏已前無言擴者五經四書之文亦未有言涵者唯小雅之僭始旣涵以言讒人

之情狀而已顧氏引說文釋真字爲僊人變形登天然說文之書出於後漢先秦西京之書用真字者多矣荀子曰真積力久是亦豈指僊人之變形乎荀卿之學雖未盡醇然固亦宗師孔氏而不染乎老莊之說者也

蘇子瞻言李太白白樂天詩多爲流俗所竄入余於杜子美及子瞻詩柳子厚文爲後人贋托者亦已辨其一二矣唐詩紀事載韓退之送毛仙翁序詞旨凡陋絕不似文公口氣公嘗作送何堅序言何與韓於同姓爲近此序謂仙翁姓毛氏名于姬與韓爲族愈末年爲弟也其意蓋襲用何堅序者而其言之繁簡醇駁不啻天淵

矣公平生伉直不信惑異端雖歌詩寄興之作未嘗少
假借仙釋如華山女謝自然及記夢諸篇可見矣此序
乃曰其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由乎老莊敎而以慧性知
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騁駟郎信乎異人也以
孔聖與老莊并稱而又謂不由其道者爲異人無一句
譏貶語曾謂文公有是作乎文公與泰顚往復書頗有
稱道語歐公謂退之家奴僕亦不爲此然今觀其書不
過稱其不累於世俗而已至於其道則亦未有一語引
重也送毛序旣極其崇奬而卒又稱族弟門人韓愈序
此則眞退之家奴所不爲也文公以刑部侍郎謫潮州

後移袁州而此序言當自袁州歷主兵部事改吏部郎
中此雖占相預推之語亦可見其顚倒不倫矣此序不
載集中盖已爲朱夫子所擯矣而近世之精於攷證者
猶或有採而錄之者此則好古而不能擇之過也
史記樂書言武帝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作爲樂歌汲黯
諫以爲先帝百姓不能知其音上不說公孫弘曰黯誹
謗聖制當族今按神馬之出在元鼎四年而弘以元狩
二年卒在元鼎改元之前七歲矣黯以元狩末出守淮
陽十年不召至元鼎中未嘗在朝又安得有諫爭也樂
書殘缺此盖出於後世傳聞之失實者也史未可盡信

如此戇直逆耳之語必歸於黯逢迎面諛之語必歸於弘彼亦固有以取之哉王沂公言寇萊公與丁謂在政府政之善者雖不出於寇而天下皆翕然稱之曰此寇公也其不善者雖非出於丁而天下皆譁然曰此丁之爲也此君子所以愼其素也

公孫弘雖仕於武帝之時其年則比賈誼長二歲其始仕時已六十餘矣而西南開邊之議以忤旨見斥遂謝病而去亦可謂自重有耻恬退難進之士已及其再起也已踰七十爲州郡所擧不得已而後行一策之對驟當主意久擢朝遷遂枋國政盖其老而氣衰不能無少

改於平素之操者然觀其表章聖經作興儒術亦不可謂無功於斯文而罷滄海之役抑卜式之請時亦有直救彌縫非專於逢迎從史者也特以太史氏之筆推見徵隱略無恕辭千載之後遂不免與張禹胡廣同科史氏之權吁可畏哉弘固不免於枉道而阿世然若以汲黯爲誹謗當族則亦決不至是也

韓文公父名仲卿爲郡有惠政李太白爲作其遺愛碑今其文在太白集中杜審言爲吉州司戶爲司馬周季重所搆繫獄中又將潛謀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刺季重於衆會中與之俱死而審言得免於禍蘇許公

邇爲并作墓誌幷卽子羡之叔父也杜韓二公以文章
照曜千古而其家有異行茂績可紀若此者人或多不
能知可惜也夫

上世帝王多壽考輔弼之臣亦然夏商以前尚矣周之
輔相如太公召公畢公享年皆當踰百歲而世遠不可
詳由漢以後唯張蒼壽百餘歲成主李雄之相范長生
及元魏外都大官羅結亦百餘歲然李雄爲僭僞小國
羅結則非輔相也其後則宋唯文太師彥博明唯劉太
學士健爲冣壽而皆止九十餘歲我 朝黃翼成公喜
與近世金領樞思穆皆九十歲唯李左相貴齡以四十

四歲拜相至九十四而終其在大臣之列者九五十一年近古所未有也然其拜相在　世宗盛際與黃翼成許文敬同在政地而更歷七朝至燕山初始卒其㴱變故亦多矣

街巷俚俗之語亦罕有無所本者余嘗以隆冬晨行野中徒隷皆波吒噤慄余亦思重裘而不可得旣而望東南天際大輪閃爍一隷遽呼曰毛赤古里出矣赤古里者方言襦也後見宋人小說南方人冬中見日出則相賀曰黃綿襖子出矣賤隷非知此語者特暗合耳世傳有工諂諛者夜造一貴人家見月色澄明指語之曰此

乃宅月耶盖東方人於尊貴家所有者率稱爲宅物也人每譚此爲笑欄白樂天香山對月詩曰從今便是家山月試問清光知不知其所謂家山月者亦何以異於宅月哉雖然樂天之意謂退居得閒始能以專有此月耳趨營喧鬧之地雖有月豈暇有其月哉

易雜卦曰晉晝也明夷誅也顧寧人謂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余謂古人文簡往往有相形而自見者知晉之爲晝則明夷之爲夜也形矣明夷之爲誅則晉之爲賞也亦形矣故明夷之上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夜之象也晉之彖曰康侯用錫馬蕃庶賞之象也

雜卦之省文以互見者不獨晉明夷而已也知井之通則困之爲塞可知也知履之不處則小畜之爲不行可知也然大有衆也而同人亦不可以謂寡同人親也而大有亦不可以謂疏此易所以不可爲典要也或謂余曰雜卦之所舉者率卦之反也而對卦之辭亦有相關涉者噬嗑食也而井之九五曰井洌寒泉食屯之九五言屯其膏而鼎之九三亦言雉膏蓋噬嗑之對在井屯之對在鼎也余曰易道廣大無所不該此亦未必非一義也然余拙儒也牽合以求巧穿鑿以求深亦不敢也鄭少梅言中孚有離體小過伏中孚亦有離體故有飛

鳥之象程可久言頤有離體益亦有離體故頤與損益皆言龜離爲龜也朱子皆稱其說爲有理至作本義則一言不及之朱子解易以占筮爲主夫豈不欲言象數哉心之所不能曉然者亦不欲强言之也此所以爲百世之宗師歟

漢晉諸儒之說易尚多言象自王弼有忘象之論而韓康伯孔穎達皆宗其學於是乎周易一部遂專爲懸空談理之書而鉤深探賾之功隱矣然彖象文言之翼易固未嘗不專明義理也而漢晉諸儒之說又未必能得周官筮人相傳之舊緯候術數之流紛然交亂於其中

埽而去之一變而啓伊洛之傳亦不可謂非輔嗣之功也近世說易者駸駸復及於象而後出之巧愈往愈滋幾能扶羲文周公之祕矣徐而繹之於彖象文言之所傳則皆未見其有合也豈近世之說易者果有以加於吾夫子哉來知德之言象自謂得二千年不傳之妙矣而其原則皆出於朱震朱震之說亦自謂極其巧矣而大率又荀爽虞翻之緒餘也近世說者雖改名換貌塗澤彌新要亦不出此數家外特愈出而愈巧耳朱子曰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由今視之輔嗣真笨伯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而謀其有曰小人先咎小人吉者何也上世之書所謂君子小人者率多以位言其曰小人猶言細民云爾非憸邪讒慝之小人也先儒以六爻之辭爲周公所繫周公之書所謂爰曁小人舊爲小人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曰小人怨汝詈汝者皆指小民而言也易之言小人亦猶書之所言而已唯師之上六旣濟之九三皆言小人勿用而師之小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此則似指憸邪讒慝之小人然易道廣大不專一義爻辭之言勿用者占也象傳之言勿用者義也凡易言吉言凶言利言亨言吝言

厲言无咎有悔悔亾无不利无攸利與言勿用者皆其占也勿用者言其不可以有作爲也如乾之初九坎之六三是也小人勿用言小人雖得此爻不可以有用也此則兼小民而言也象傳因之遂言小人之害必至於亂邦而此則專以憸邪譏慝之小人而言盖彖象文言之辭專明義理推廣發揮於經文之外者往往如此學易者所當知也

日知錄引四明薛岡之言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此卽程夫子憂子弟之輕俊不得令作文字之意余謂人家子弟年少者切不宜使習詞曲及看稗官小說

小説爲宋以前作者尚或有前言往行可資鑑戒由元以後卒街衖醜俚之語至近俗則尤公肆淫穢殆不堪過眼矣後生少年血氣未定一爲所誘遂溺其中尠有不蕩其情移其志而敗壞其行檢者甚者不至於戕其生不止也嘗見一方外書言神道所惡莫如淫穢它罪雖重或可以久遠而解免至於作淫詞褻語筆之書策以蕩人心志者雖千萬刼不得離苦楚此雖吊詭不経之言亦不爲無理也

明季流賊之黨有脫身歸老於鄉里者至康熙中已七十餘矣嘗與人言久在賊中備見其徒之終始雖傷人

刦財者千百人中或有一二倖免而復為平民者唯逼
汚良家婦女及强奸不從而戕其命者無一能保其令
終以是知神明之所惡無如淫姦也
顧寧人言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巧
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
巧言之類也誠哉是言也凡文之尚辭務華而不本於
義理不徵於事實者皆仁人之所不爲也屈子之騷依
於忠義固不可以巧言視也若宋玉之高唐神女登徒
好色又巧言之甚者矣太史公以招䰟爲屈子作而朱
子屬之宋玉盖以爲忠憤之意徵悅人之態勝不免於

巧言之類也嗚呼巧言之過而至於誨淫傷風溺人又豈獨鮮仁而已哉

古人席地而坐雖萬乘之尊未嘗有踞床而臨其下者也郊社宗廟之祭不席于壇上則筵于室中妥尸迎神皆止于藁秸蒲莞未有所謂椅榻之設也禮俗之廢始于戰國於是乎有踞床而延說客踞厠而見大臣者後世則遂以爲禮矣今世中國之人無貴賤皆設坐椅雖對所尊不憚箕踞我東則無是俗唯朝廷官府之上以踞椅爲備禮長官之見郎吏方伯之對守宰莫不皆然其歛膝危坐而相見者謂之私禮亦謂之除禮夫箕踞

之坐至無禮也今乃以踞床者爲備禮而危坐者爲除禮不亦舛乎

善乎蘊子瞻之言也曰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家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又曰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使國家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嗚呼可謂知言矣

韓非在戰國之世見諸侯多廢壞綱紀發憤著書每以峭法峻刑爲言其說有曰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悖子

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余謂彼特未見夫所謂德耳夫後漢之去周秦之際亦遠矣卓茂魯恭劉平劉寬之治非能如三代之聖人也尚能使頑愚嗇利之民增貲而應賦減年而就役不待鞭扑而趨令如流水之赴下也今之時則去漢又遠矣今之守宰又豈有卓魯二劉之比哉而一舉措之感乎人心往往有咨嗟流涕而相戒不敢欺負者居周秦之際而謂德厚不足以止亂豈非誣哉韓非之說李斯嘗用之矣督責之書其効果何如也夫帑庾虛竭固可憂也有崇儉節用而已矣民不從令固可憂也有肅惰祛私

而已矣憂之而不得其道有或爲征利峻刑之說者天下之亂必自此始此百世之所宜深戒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日之民亦三代之民也是以今世之治斯民者亦不可不用三代之道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管仲伯者之佐也猶且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彼韓非者獨曰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爲政而期適民亂之端也嗚呼若韓非之說者眞亂之端也彼其言曰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

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産存鄭皆以致謗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彼其言亦似近矣然彼將以古人所謂得民心者爲徇夫一人之私心耶其將合衆人所同之公心耶若以爲一人之私心耶則人各有心不啻萬殊雖欲順之焉得而盡順之若衆人之所同耶則固三代之直道也又可曰不足用耶非之言曰耕田墾草厚民産也而以上爲酷徵賦錢粟以實倉庫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固以是爲民心不可順之證余觀今世之民雖至愚蚩無知者未有不知勸農重本之爲愛利我也亦未有不知公稅官賦之爲當徵而不可闕也其

或不免于怨咨則亦有由矣勸農者張名而蔑實徵賦者假公以騁私是其怨咨又可謂民心之不臧哉今夫人心之所甚惡而不願者莫如刑戮然有殺人而伏法者天下之心未有不以爲當然者雖伏法而死者其心亦未嘗不自以爲當然也古人所謂順民心者亦順夫其所謂當然者耳豈謂夫姑息喣濡人人而曲遂其私也哉嗚呼民心之所同然者聖人不能違也非聖人不能違也聖人亦同此心也民心之善若是其不可誣也彼韓非者獨以爲不可順而欲壹以刑法敺之李斯用之以行于秦而天下之民重足疾首秦亦不旋踵而亡矣

自古聖賢未有言人性之不善者也而荀卿獨以爲性惡韓非李斯皆荀卿之門人也嗚呼學術之繆其禍豈不烈哉

韓非言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盖齊東野人之語耳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當禹之時亦豈能人人而無異論哉然九澤皆陂而使天下免於墊溺者則人心之所同願也盤庚遷殷而世家巨族胥動浮言然奠厥攸居而免於蕩析者亦人心之所同願也盤庚之遷固未嘗不順民心也故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小民之中亦有言當遷者矣又曰以丕從厥志盖小民之志固欲

免蕩析也終則曰罔罪汝衆三篇之誥雖嚴於鈇鉞而亦未始罪一人也盤庚且然而況於大禹乎

近世治民者往往言民習之不善余嘗謂爲是言者必非良牧守也潁川之民遇趙廣漢則告訐經韓延壽黃霸則循循有禮讓民豈有常習哉顧所以道之者如何耳鄭景守爲余言今世一種議論有謂民不當受其譍者是殆非興邦之言也今日之至可哀矜者莫如小民愳勤懷保尚恐其不及何暇慮其受譍耶東人方言以孩童之嬌癡肆頑於長者爲譍故云景守爲二邑皆有實績民至今不能忘云

景守宰白川歲適大侵景守發倉設粥以賑之一月三
集每人必躬視其食蠲斂捐俸靡政不擧其勞悴有非
人所堪者翌年夏麥將告熟景守書報余曰今將畢賑
矣見饑民受米而去令人悵然夫賑事之苦亦甚矣當
其時也不得已而行之一朝告畢未有不脫然如桎梏
之去體者也眷係鶉鵲戀戀而不能忘世豈復有斯人
哉

東人度田疇不曰頃畝而曰結負未知其何所據也管
子曰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田結字始見
于此結之為義未詳何訓然決非百負為結十束為負

之結也

胡明仲謂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朱夫子極稱之以為當子細玩味遂載其說於論語集注為訓詁之學者惡之以為非朱子門人記錄之誤則出於一時偶然之說而非終身之定論也朱夫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註解一字去取積費秤衡是尚可曰一時偶然之說乎胡氏之說載在集註是亦可謂門人之誤記乎朱子晚年改定論語集註至八佾篇二十章而止蓋不久而易簀矣胡氏之說載於為政謂之非終身之定論可乎王伯安以道問學為禁得朱子之說

有專重德性者雖初年之說皆以爲晚年定論今爲訓
詁之學者又以朱子晚年之說爲非終身之定論是非
將噓王氏之焰而藉之以資斧乎論語之書未嘗數言
心字也然自學而時習以下深究而實踐之無非所以
存此心也朱子曰論語一部無非操存涵養之要操存
涵養非治心之工而何哉朱子之言明白如此而或又
以爲朱子嘗謂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
遂有求心之病其取胡氏之說必非朱子定論夫以論
語孟子之不同謂有聖賢高下之分可也若以此禁不
得言心則孟子一部亦可以盡廢而盡心存心養心求放

心之說皆當爲儒門之所諱乎朱夫子又嘗曰孔門雖
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朱子之論
不偏於一邊如此識此義者始可以言孔孟朱子之學
亦始可以言心矣
聖人未嘗不言心也心失其守則存之而已心有或邪
則正之而已寡慾所以養此心也明理所以擴此心也
初未嘗劫劫然求識心體而想像其境界也絕物屏事
而寘觀於怳惚之中拈弄歎玩而自私其神通之用是
乃爲異端之學耳管子之書曰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
心焉今世所傳管子未必皆管仲之語然要之出秦漢

已前釋氏觀心之說其所從來亦遠矣

訓詁之家力詆心學其說固謬矣若朱夫子所謂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者則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將以行之也若無實事將焉所行哉古之學者大則爲禮樂射御小則爲灑掃應對本之則有孝弟忠信篤敬一舉足一動手皆實事也後之學者精則爲性命理氣粗則爲名物詁訓廣之則爲考證異同終身矻矻吾不知其何所行也後世之說心者皆能斥老釋陸王老釋陸王固可斥也然彼猶能專心於內而有得乎虛靜之妙後世之說心者斤斤於虛靈知覺屬理屬氣之辨其說纚纚

不啻充棟宇也而操存求放之工則有未遑一日及者將不爲老釋陸王之徒所笑哉

櫟泉宋文元公嘗讀論語以五十遍爲限每讀必專心於書雖讀至卒章若有一念及它則棄去不筭至三歲始滿數前輩讀書治心之工其精且嚴如此

君子爲善固未嘗求知於人亦未嘗避人之知也故爲學者言之則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爲成德者言之則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若是則有自私自大之心矣此吾道異端之別也

君子固未嘗惡人之知我也然又惡夫無其實而爲人
之所知也過實之名其害人也憯於矛戟與其無實而
爲人所知也毋寧有其實而人不知之爲愈也雖然人
之汲汲焉求知於世不見獲則戚戚焉怨且慍者必其
實之不足者也善乎韓文公之言也曰内不足者急於
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

朱夫子釋經載先儒之說其意可取而辭或有未完者
則往往爲刪定其字句或增一二語比舊輒頓然改觀
殆所謂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也爲政篇擧直錯枉章引
謝氏說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

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上蔡本語止於以枉爲直者多矣其下十二字則朱夫子所添也盖必如是而後上蔡之意始完而於讀者亦有用力之地矣朱夫子自謂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豈不信哉雖然唯朱子而後可以爲此它人爲之則不免於僭且汰矣

朱子集註於先儒之說多所刪改然至於程子則有或刪而不敢改也其或有一二改者則助語閒慢之字非大義所繫也亦門人所記而非程子手筆也其所改亦一二字而止耳未嘗敢移動全句也於尹氏說亦未嘗

有所添改蓋嘗曰尹氏語最實亦多是處且尹氏之説精約而切近不容有添改也於范呂以下諸公固有所添改矣而多者止一二句唯顔淵篇樊遲問仁章曾氏説與本文全異只取其大指而已曾氏名幾字吉父蓋文人也而頗用力於經傳朱子嘗言曾文清論語説止有一段可取蓋欲不沒其一長也以故委曲成就而表其名以存之君子之用心其忠厚如此

聖人之訓衣被天下得一言者不啻若弘璧琬琰相與奉持而傳守之朕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不得其眞而傳會衍飾以眩後世者亦不少矣孔氏

之言唯在論語者句句皆眞傳也其次則在中庸孟子孝經者皆學者所宜盡心下此而左氏之傳戴氏之記猶多未可信者而况於其它乎或曰不有家語乎曰家語孔氏之家傳宜可信也然今之家語則王肅之所附益也其離眞也亦遠矣

先君子嘗言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或增或減不過數字之間耳而兩書文體之不同亦可見矣小子嘗以是推之凡他書所引論語之言有所增改者亦多如此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孟

子引此於風草二字下各加一也字便成孟子文體矣
荀卿之書常稱子弓爲聖人有曰聖人之不得勢者仲
尼子弓是也又曰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
之義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子弓之德至與舜禹
仲尼倂稱而後世莫知其爲何人上世之士名湮沒而
不傳者可勝道哉或謂商瞿門人有馯臂子弓卽荀卿
所從師又或謂朱張字子弓行與夫子同者然它皆無
所攷朱子作敬恕齋銘曰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
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是蓋以子弓爲仲弓
也仲弓之德行與顔淵同科孔子於子路冉有皆謂之

具臣而獨稱仲弓爲可使南面則其人固卓然在入室之冠矣獨其所著述不傳于世無從而窺其造詣然鄭康成以論語爲仲弓與游夏等撰定康成之言當有所本朱子言仲弓爲人寬洪簡重論語之文大率有此氣像論語固未必盡出一手意其得於仲弓者爲最多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或以爲孔子爲政專以躬行爲本使民觀感不言而化不見其有號令作爲之迹故或疑其不爲政而夫子以是荅之也是其說亦可備一義然夫子始仕年已過五十父母俱不在似

不應自言其孝也或又疑書言施於有政本非謂一家之政古人引書雖多斷章然引書與引詩稍異且夫子引書正欲以折或人之疑而乃於經傳之文還就其義恐未足以厭其心也此說亦似有理然以書證之則孝友乃施政之本也夫子雖不從政而爲政之本固已立之久矣故曰是亦爲政雖用尚書之本意亦未始不可通也

上世族姓唯見於左氏史遷之所紀者差爲有據其餘則皆不可信也趙岐叙孟子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趙岐漢人猶不敢質言其無所徵信可知矣春秋

之世以孟爲稱者多矣而諸侯卿大夫之庶長又皆稱孟齊有孟陽衛有孟黶秦有孟蘭皐在魯叔孫氏之族亦有孟丙豈必孟孫之後哉聖賢族世所繫不輕非有傳信之文明白而無疑者不宜筆之書也

孟子之列於九經自宋始然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蓋論語孟子之並於六經實自漢文始也文帝躬行仁義者刑薄斂關不用傳罪人不孥無流連荒亡之樂而止輦受言樂善不倦是皆孟子之道也嗚呼三代以後能行文王之政者唯孝文而已亦可謂不世之明主矣

秦火之後六經皆殘缺不完而論語孟子以及老莊荀韓及諸子之書顧多無恙者何也盖秦人之所偏惡者經史也戰國之季猶尚多經術之士國家之政有失於禮而悖於古者皆輒引經而刺譏至於史官記載之書備述前世之得失尤談者是古非今之資也以故其索而去之不遺餘力其它百家雖亦有雜燒之令視經史則亦稍緩矣趙邠卿孟子題辭言亡秦焚滅經術孟子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邠卿去古未遠其言亦必有所據矣然則論語之免於殘缺也豈亦以其未及大行於世而渾于諸子之中歟

趙邠卿曰孟子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按漢書藝文志有孟子十一篇今止于七篇者外書四篇爲趙氏所削也然顔氏家訓姚思廉梁書尚有引孟子語不見于今書者豈隋唐之間外書猶未盡亡歟今其書雖不可攷如荀子所引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者非大賢不能言也盖其書雖或非孟子本真而意亦必門人後學之所紀述緖言格論宜亦多可觀矣不亡於嬴秦之焚滅而亡於漢儒之講明嗚呼亦可惜也性善以下盖四篇之目而句讀

不甚分曉豈性善爲一篇辯文爲一篇說孝經爲一篇

爲正爲一篇歟

語孟註疏大抵多淺近其可採者集註已皆取之矣餘

釐有數三條可存里仁篇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

者其下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氏安國曰不欲盡誣時

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邢昺疏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爲仁而力

不足者也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

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憲問篇子曰君子恥其

言而過其行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古本或
有作耻其言之過其行者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
曰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
自道説也此義甚明似無可疑而集註不取葢以爲夫
子方自謂未能而子貢乃謂其自道嫌若以夫子爲外
托自謙而内實自稱歟子謂其人者稱其人之辭也子
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
子謂其人曰者與其人語之辭也子謂顔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蔵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是

也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此蓋以擧賢用人之道語仲弓也古註無明釋邢氏
䟽始言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仲弓之父無所表見唯
家語言其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增衍多不可
信史記但見其爲賤人亦未嘗言其行不善也王充論
衡乃謂仲弓爲伯牛之子而與瞽鯀舜禹幷擧仲弓固
非伯牛之子且伯牛德行於聖人具體而微者也雖有
惡疾何足爲累而乃與瞽鯀幷擧乎此其不足據也審
矣然集註亦用䟽說豈或別有所据歟子謂顏淵曰惜
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斯言也必發於顏子旣歿

之後然則謂仲弓曰者亦或可為稱道仲弓之辭歟
蘊頡濱謂孔子去魯有意於擇君衛靈公雖無道而善
用人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返於衛者四陳蔡
近於楚楚昭王一時賢君也盤桓以竢前後六年金仁
山亦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孔子去魯則將之楚其如
陳蔡蓋為如楚也夫聖人出處非後學所敢測也況於
數千載之遠簡編之殘缺而傳聞疑信之相半乎雖然
衛靈公之無道聖人既熟知之矣一往猶可也既去復
回至再至三不已數乎楚昭雖賢蠻夷僭王之君也謂
聖人拳拳于楚豈不有背於春秋之義哉且聖人見幾

而行無固無必旣知其不可合而竢之六年又不已久乎夫道之不行聖人固知之矣天下滔滔無可往矣而魯國者父母之邦也聖人之意未嘗一日忘魯也大夫去國又不可無故而遽返當是之時齊有陳氏宋有向魋邾莒小邦救亡不暇諸侯之近魯者捨衛又何適哉陳蔡之於衛又壇場相連之地也夫子之盤桓於其地盖將爲返魯計耳夫豈不知蔡衛蠻荆之不足以行吾道哉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孔子於衛直爲其禮際之可留耳非謂其可以行道也然其君之禮際猶未失也而其臣如蘧伯

王顏雖由者又可以爲之主此其所以特久於衛歟
子不語怪力亂神邢疏引李充之語曰力不由理斯怪
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其釋亂神則可也怪力則文
理亦不可通矣且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
何獨於力之怪者而後不語之哉或曰春秋所記灾異
多怪者矣易之載鬼一車亦非怪歟曰灾異者國之大
故也君人者之所當儆也紀事之策烏得而闕之然石
言神降亦未嘗書於春秋也易之所書者象也天下之
象有常而亦不能無變變之極者或至於怪極天下之
象者固不能遺也然夫子之作十翼也則亦罕有及之

矣吾夫子之不語恠神也若此而兩漢之儒以緯候術數誕妄之說皆歸於夫子豈非誣聖人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以殷周之所損益答之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言不離乎平常如此而後世之儒尚有以河洛七緯傅會聖經而謂孔子預知劉氏之興者余嘗謂鄭康成傳經之功固不可掩而亂經之罪亦有不得辭者其大者則以緯書爲吾夫子所言是也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不遠矣出人猶言過人謂偷閒憚勞無所用心者必不能遠過人也今本

作出入而釋以道路無所至非也余於荀子得二語其一則此句也其一則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也然孟子之於義利也則亦不復論多少矣

兒時觀論語註說有以夫子於子路之共三嗅而作爲聞其聲不食其肉者後復求之則不知其在何書矣余於兒時未嘗觀他書所見唯大全小注而大全中無此語可異也此雖未知爲誰說然似有合於聖人之意者茲識之以待更攷

和煦霽景天之常也風雨震霆時固有之而非可以爲常也温恭慈良君子之常也嚴威果毅時固有之而亦

非可以爲常也然則易何以貴夫剛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之剛也用之於自治用之於克己而於人也則寬以爲貴故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内健而外順泰所以爲君子道也然則君子之接人也固無所用夫剛乎曰嚴威果毅固有時用之矣然其歸則亦所以濟其慈良也夫能不畏彊禦而後乃可以惠及鰥寡不爲利疚不爲威訹而後乃可以澤天下之民此所謂天下之至剛而非瞋目厲聲峻刑苛禁之謂也

昔有兩名卿休官而還鄉者其居盖相望也其一人寬厚有容每出入鄉人有倨肆於其前者視之若無覩也

其一人頗以禮分繩人遇鄕人少無禮者輒送于縣而罰之於是兩鄕之談議者莫不頌其寬而謗其嚴旣而有貴人以事過其地者甲鄕之人坐觸犯抵刑者相續而乙鄕之人貫於禮分無一人得罪於是始相與歸德于嚴而咎其寬者曰某公之狃我也乃所以厚罰我也

孔子曰友善柔損矣善柔者亦非必小人也而其害與便辟便佞者同科爲其姑息含忍而長人之惡也故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

君子固未嘗不欲名也又惡夫無其實而弋其名者不唯無其實而弋其名者之爲可惡也行小善而可以獲

大名者君子又耻之如撻市君子固未嘗爲不善也不幸而有不善則必欲人之盡知之有不善之實而可以避不善之名者君子又畏之如矛戟君子固未嘗求利也不得已而近利則必與衆人共之亦必使衆人知之外無求利之名而内有饗利之實君子惡之又不啻糞穢之浼己也是三者皆天道之所不與也菑咎必隨之嗟乎往者既不可追矣來者尚可以誡歟

爲士者無地而不可學也然必庠序之中師友之傍詩書禮樂之間而後始可以進其業有官者無所往而不可爲政也然必居府署對吏民不離乎簿書憲令而後

始可以舉其職去羣離次間以它務而其能不奪志療務者尠矣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孔子之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之告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曾子夫豈有二意哉一貫之道固不外乎忠恕也程子謂一貫言仁義亦得朱子謂言禮樂亦得仁義禮樂之於忠恕其理則固一也然曾子不曰仁義而已矣亦不曰禮樂而已矣而必曰忠恕而已矣者以其尤近於日用應接之際也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之忠恕也而曾子不言至誠無息亦不言物各得所惟曰忠恕而已矣者在學者尤易

以用力也聖賢之言不騖於高遠而欲人用力於踐行之實也若此

仁者心德之全也言仁則忠恕在是矣誠者天德之原也言誠則忠恕亦在是矣言仁言誠皆可以該忠恕而忠恕則猶不足以該仁與誠也然則曾子之語一貫不曰仁與誠而必曰忠恕何也以道而言則仁與誠固可以該忠恕矣指事而言則忠恕之用尤近且切其至也又未始不可以該仁與誠也夫聖賢教人必其有可行之實者也可行之實又必其始乎目前之卑且適者也盡己之心而必用其誠謂之忠推己度人而勿施其所不

願者謂之恕言其近則可行於目前也言其易則在己而不假乎外也極其效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推之於兄弟妻子宗族朋友遠而至於千里之外蠻貊殊類無所往而不可行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卽此忠恕而已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立之斯立道之斯行亦卽此忠恕而已聖人一貫之道夫豈有加乎是哉仁與誠非不可以語一貫也門人高弟之問仁者多矣沒身鑽仰尚有未能領其要者又豈若忠恕之言近指遠而立可以措諸實用者哉林放問禮之本而聖人大之使後儒言禮之本則如戴記所謂禮必本於太一可也如左

氏傳所謂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可也又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亦可也顧聖人所答者則不過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而已此亦可謂至卑至近而至簡矣然措諸目前而立見其可行之實者則非戴記左氏之所能與也夫戴記左氏之所載亦皆古賢人之緒言也然比諸論語則有間矣余嘗曰吾聖人之言唯在論語者句句皆真傳也

注疏之不可廢者莫如三禮而詩與左氏春秋次之易書雖下然書比易猶差勝語孟則少可觀矣皇侃論語疏久佚不傳近世中國人始有刊行者謂得諸日本海

舶其書多引晉宋間人語多邢氏本所無者其數演經旨委備詳贍不似邢氏之疏畧然於聖人精義亦罕發明而間又多横生異議穿鑿求深其甚者浸淫流入王弼郭象玄虛之談殆欲援儒以混於老莊蓋六朝學者往往皆然不獨皇氏之失也嗚呼吾於是知程朱夫子之有功於孔氏之書甚大也

皇氏論語經文與今本異同者非一近世盧文弨序其書以爲與錢遵王所記高麗本大畧相同然吾東方累百年來家家皆誦習論語羅麗以前或未可知我　朝則未嘗聞有異本也錢曾之生在啓禎間何從而見之

由是論之則皇氏書之得於日本亦未免可疑然錢氏之記旣無左驗皇氏書則首尾完具且其辭旨的爲六朝時疏家體裁非近世之所可僞也

戊戌元朝端居無事默念六十年前戊戌依依有一二事可記余時雖未受書亦能誦唐詩數十句內舍廳壁書揭所誦語殆徧是冬學東蕚反切　先妣爲書几格上十餘字至今猶宛然目中也嗚呼孤露銜恤忽焉白首親黨長老旣不可復攀矣而髫齡儕流亦無有一人在者嗚呼人世之不可把翫若是哉余因念六十年前戊戌猶昨日也由其前又六十年爲

肅廟戊戌自

其時身親閱歷者覩之亦當如余之於前戊戌矣繇是
而歷溯焉則又六十年而爲　孝廟戊戌兩宋文正方
羽儀于朝在中國則永曆皇帝猶保滇中又六十年而
爲萬曆戊戌是歲倭寇始盡息而東林黨議方興于中
國由今視之奚啻曠焉邃古而距余所經六十年不過
加三度耳又遡而上之則楚漢鴻溝之約亦不過爲三
十戊戌又遡而上之則孔子年四十九歲之戊戌亦止
增五週甲耳聖人之世亦何遽邈然而不可追哉
官職之有左右者恒以左爲先古之左輔右弼今之都
御史侍郞我東之議政承旨皆是也然自尊而降卑者

謂之左遷同僚居上者稱爲右位或疑其相反余謂官職之名由君而命人君南面而立左東而右西朝廷之位以東爲上此所以先乎左也人臣在朝北面而鄉君之左卽臣之右也故由人君視之則左先於右由人臣言之則右尊於左或曰右賢而左戚右文而偃武此非由人君言者乎又曷爲其尚左也曰是以用捨言非言其尊卑也人之所用者右手非左手也曰維天其右之旣右烈考非以右爲尊與曰神道尚右此祭祀之詩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史

者今之吏胥周官所謂府史胥徒是也胥吏之習於文簿而不達其本盖自古已然矣朱子集註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又曰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正指府史胥徒而言輔慶源乃以太史掌邦之大典者當之則誤矣太史之職亞於六卿在周爲中大夫盖天子之藎臣所朝夕左右而顧問也誠不足者何可以居之耶然三代之胥史亦豈容不誠之人哉朱子所云不足者亦非曰狡黠欺詐如今之竊簿書盜財物者也特謂其節文嫺熟而或不能通乎大體耳

許愼說文曰南方蠻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

方羌從羊西南僰人僬僥從人盖在坤地頗有順理之
性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
國孔子道不行故欲之九夷乗桴浮于海有以也余按
許氏所謂從大大人者正指吾邦而言也今天下皆爲
戎矣而吾東之人幸獨保其大人君子之域可不知所
以自貴哉子欲居九夷釋之者曰東方之夷有九種其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樂浪玄菟漢郡名也高
句驪立國在西漢之季是時猶未有高麗之名也况孔
子時乎時世遷移名號不常文獻旣缺固不容一一而
求合然其爲吾朝鮮地也則亦明矣夫以海外荒陋而

箕子居之吾夫子又欲居之夫豈無所以而然哉
自二至九皆謂之數然古人言數者多指三四而言今
俗率以二爲數非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邢疏
謂在四十七時則失之太泥朱子以史記爲據謂夫子
是時已幾七十遂引劉元城語疑五十字當作卒史記
去古未遠且史遷嘗受書於孔安國其得之孔氏家傳
者固宜多可信也若元城所讀則未知爲何本而論語
有齊魯及古文自鄭玄以齊古二本參定魯論自漢至
宋七百餘年未嘗聞有他本也元城非妄語者然其所
見必非信書若果有是則自漢以後諸儒何無一人言

及哉朱夫子雖引元城語而其寃也唯以史記爲據蓋
亦疑其無徵歟

鶴岡散筆卷之四 終